

引子 院长室的谈话

X城的甲级医院的办公室内现在气氛十分紧张。

生殖与遗传中心的主任全部集中在院长的办公室。

“院长，这半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候诊室的人成倍地增加。通过我们对于这些人群的调查统计，其中85%以上的人都是去年冠状病毒的轻症状感染者。根据外访的医生看到的现象，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我们医院。我们一致认为，去年的疫情很有可能影响了……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。我们会继续跟进调查。您看要怎么办？”

“这听起来简直荒谬，不过我这样突然的增长值得关注。我会从医学部调几个基因工程的专家。这种事情不要乱讲，一定先要研究清楚，再开会想怎么办。我觉得只是疫情结束，生育总体的基数大了。而且上次的疫情不是传染性很强吗！先不要大惊小怪，坚决不能引起社会恐慌！”

PART1 信息封锁

在那场谈话的一周后，一则新闻在微博上发布。那时候已经半夜凌晨三点了，我因为工作汇报的讲稿一直没睡。为了打起精神，放松解压，看到了那条杂鱼报社的快报新闻，题目是——“疫情后遗症”。

杂鱼报社成立了不过半年左右，一周三五篇更文不定，都是些不太着调的小众话题和“荒谬观点”。

那条新闻很短，我阅读时间也不过一分多钟。然而它被发出的十五分钟后就被查封了，阅读量不过只有几十。

PART2三十年前的讲说

“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——人类博物馆……”一个活力而**厚实**（考虑换个词吗）的年轻嗓音。没错，现在，在圆台上演讲的男孩就是朗，和我同班同宿舍，我们认识三年了，我也听他讲这个“搞笑”理想三年了。

哦，对了，这里是地方大学，虽然在小城市，可学校还算不错，设施旧了点，也显得一番历史感，并不残破。入学新生报到的第一天，在宿舍见到他。我拖着箱子，以及一些寒假的预习功课本，跟着做向导的学姐和其他同楼的男生一起去本系的宿舍楼。计算机系的是个四层的白色小楼，**和**自动化控制还有一些专业一栋。我提着箱子延**（沿）**带铁栏扶手的楼梯向上爬，215——二层最里的一间屋子。宿舍的门是敞开的，一个高大，细瘦留着长发的男生显然已选好了靠窗的下铺床位，正在收拾物品。他是最早到的，床上放着两个巨大的背包，一个是登山露营的背包，一个是提包，看上去这个人应该不好惹。我拉着行李一路走来，**响动和突然停止脚步的的无声**（**静默？我也没找到很好的词**）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。我把东西放在他的对侧，然后先去打招呼，“嗨，我是哲耀，计算机系B班的。”他转过身，面目**竟**（**感觉你前面说不好惹，这里有点转折意味在**）很是清秀，“哦，你好，我是朗，和你同班。”然后伸出右手。我马上抽出裤兜中的双手迎上去握手。

同宿舍还有四个同学，可都是自动化控制的学生，所以我每天就和朗一起去上

专业课。这家伙特别逗，虽然在计算机专业，却常常去旁听历史系的课程，甚至翘过几节基础课。真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去了历史系，选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。

他的演讲到哪了？嗯，和我讲过无数遍的修建需求啊。哈哈，说起人类博物馆，真是永远都不会厌烦。看他制作的简洁的PPT，明晰的条目，还有磁性的声音难以避免的进入耳帘（哈哈哈哈哈耳帘这个词还真第一次见，是不是写“还有磁性的声音仍清清楚楚地钻入了我的耳朵”更好一点）。“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建造一个全面、精细的人类博物馆是有多必要。我们可以把现有的人类基因库，人类的发展史，人类的著书——人类以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整理编码储存。利用信息化的技术，我们可以很完美的全面记录下人类的一切。虽然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工程，为了归纳人类设计的所有领域并把每个细枝末节做到精准，这将需要100000本科毕业各个领域的学生用为期五年的时间寻找民间的、网络的、各个时期的一切有文化价值、社会价值的资料，并且粗略的进行归类；还将有10000名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行为期十年的精细整理，筛选，编目，和部分的注解，大时段生活年景、社会、科技等等的概况；最后是全球1000000的高知来普量阅读，查错。历史资料筛查整理完毕后，剩下的就是每年年末的半个月整理出当年的资料，并存入建设好的资料库。这样有关人类的一切都在一个拳头大小的芯片盒里了。”

（我自作主张分了个段）我打量着台上的他，褐蓝的帽衫，袖子撸（挽？）到肘部，一条修身蓝色牛仔裤，一双白色球鞋；这扮相活力充沛（搭配有点奇怪），看上去就是个开朗活泼的男青年啊。我扫视了旁的听众，已然在溜神，虽然他在台上奋力的讲，可究竟谁要听这样荒谬的一个人类修建信息博物馆的演讲啊。大多数人就连逛卢浮宫、大都会，都不过是走马观花的看，目标只是到此一游。

（小问题：没什么人关心和赞同那为什么他有机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讲他的想法？毕竟他很明显不是领导老师那种具有强权的，也不是拥有民主支持的）

他不屈不挠的继续讲着，“我知道这个工程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，你们觉得十分的不现实，也有种种的经济上的问题；或许你们还在想，现在已经有了谷歌和百度，博物馆和网页根本没差。我想说博物馆之所以叫博物馆肯定是区别于搜索引擎的，它储存整理的包括纠缠的科学发现得到定论前的辩驳，包括每个科学学科最前沿的理论及推倒；包括人类的基因库，人类实验的发现与残酷的本质；包括已有博物馆的各类收藏以及真正有文化意义的解说，包括各时期生活的片段小知识分子的言语谈吐，各时期印刷的一些民间图本，是博物馆不会放，引擎里不会记录的，可又是真实的记录人类心理，体现当时社会的资料……这个博物馆将真正的保留人类的精品，人类的社会，人类的科技，人类的发展，人类的思想，我想是全面的、全局的，或许也将是主观性的。”

（我想这里是否应该着重突出的，是网络的复杂和错误率高以及博物馆的专业性、权威性以及实用价值）

说真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眼前这个青年的这个想法，毕竟你得把它放在时代下。而现在，它就是个笑话。不过，我很喜欢和朗攀谈，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时光，不只是因为他总是很努力，总带给了我拼劲；也因为他有和我一样不太现实的对于未来的期许，在心底我知道，或许我不会将它实现，而他会。

PART3 只有年轻时的畅谈

记得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，收拾好东西临行回家前的最后一晚。我们宿舍一起庆祝大一的结束，买了六瓶啤酒，彻夜的谈天。我们直接坐在打扫干净的宿舍的地上。要知道年轻人聚在一起，又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最爱谈的就是未来的生活和打算。基本就是美好化的，比较温馨浪漫、自由的家庭和工作生活。即便是性格不同，职业不同，公司不同，大抵是一样的柴米油盐。朗却说：“看样子人类博物馆计划是没戏的。那我的生活也要有趣些。我打算工作一阵，然后去到一个小镇花掉挣的钱，去当地的酒吧，去音乐节，去博物馆、美术馆，去认识当地人，去聊天，然后以信件或邮件保持联系，直到互相生疏的一天。然后钱会花完，我又会找工作，挣到钱后，我会去到一个新城市，就这样，到我想过安定的生活的那一天。那之后，我也许会去当老师，如果有学校要我，又或者去支教。”那时候我真是被朗的想法震到了，也不惊讶，只是，或许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，只是没有那么的漂泊，只希望有能力把每年的假期花在去一个小城，然后做和朗想做的差不多的事。静了一会，我对朗轻轻的说：“我相信你会的，你会这样做的。如果有机会，叫上我一次，陪你短暂一程。”

想到这里，我仔细的盯住朗，这是怎样的一个人。

他的演讲到了最后，就是修建的意义，他的嗓子已然有点哑了，平常说话的声音不是很大，而今天为了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显然用了最大的流畅讲话的音量。“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人类可能瞬间的毁于行星，毁于核爆炸，甚至是一场疫情。没有什么外星高级文明以零点八倍光速用时五百年抵达地球，没有像和三体文明的信号与抗争，或许突如其来的就灭亡。人类——这样一个死后要有墓碑和葬礼的种群，就真的什么也不留下吗！”这一次，他不像以往的谈天，那样的轻快，可以看到它紧簇（蹙）的眉头。顿了顿，他继续说：“难道人类真的不值得留下些什么吗，多少的科幻电影，要留下人类的精英以及一切的知识而转移去新星球重建文明，可电影的最后不还是决定要保留流浪的地球，保留地球上的人类社会。什么构成了人类文明，人类与其它的高等文明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文明保留的应该是什么，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。

但是我想人类是不会甘心的，在下一个文明发现人类的时候，只把人类的尸骨罗列在TA们的博物馆里，而或许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但灾难临头，紫禁城、社会形态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保留，或许一个小小的芯片足矣埋在什么地方得以保存，或许也灰飞烟灭。”

到这里，朗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或许人类的社会才是人类，人类的生活是人类；信息投影的金字塔，信息手段完美还原的蒙娜丽莎，还能不能称作人类的伟世之作，这都不知道。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想法，觉得应该努力的去把这些都储存下来，而我，如果遇到世界末世，大概才会去放下安稳生活，畅游世

界吧。

(或许，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地球保证了人类生存的基本，就像人有了田地才成为了能为自己的衣食努力耕作的农民)

PART4 疫情蔓延下的“苟活”

大学毕业三十年过去了，我就是平平淡淡的生活着，接到过朗的两次邀请，却也都放不下家庭和工作，日子很温馨幸福。朗果然是依照他的想法，只不过比他预想的早了几年回归正常的生活。毕业的十二年后，他就结束了流浪的生活，去了一个较为贫困的地区，当了老师。他生活的依然很开心。我们不常来信，可三十年来没有断绝联系，每年都会来去的写个五六封，描述了自己的生活，也向对方问好。

要说，为什么突然想起来朗的大学演讲，还是因为那条微博让我充满了联想——“新型病毒除了让人高烧不退，呼吸困难以外，还破坏人类男性的y染色体，使之不能正常的进行减数分裂，而且有片段基因信息的丢失。”如果报道属实，那人类真的可能迎来末日；又或者找出解决的方案，打破伦理的采取基因修复手段。可即便如此，新技术的安全性和影响后代的种种问题也要到至少二十年后的“新型”人类长大才会得知。依旧问题重重。

人类博物馆——这个三十年前的讲说，就不自知的浮现在脑中。

我要给朗去封邮件。

哎呀，朗，儿时的梦没准就要实现了。